新京报
2012年3月17日 星期六

你眼中的涪陵，正是我们的中国

何伟先生你好：

去年春天，你的书《寻路中国》在中国收获了大量赞美与敬意，今年春天，你的《江城》也有相似的荣光。

在《江城》中找到的，正是我们所缺失的东西，是与我们自身所在社会文化的限制、迟钝、残缺相反的东西。

你细细地写了你在涪陵的时光，在短暂的两年中，你观察体会并记录中国的山水、风物、人情，细腻感性同时不乏严谨与内省，以至于我们在阅读你的书时，深深地依赖你的耳目，仿佛可以将其当做我们自己的。

在感动之余，我们要面对的是惭愧，身在中国，我们竟然没有如你这般细致地审视自己的故乡，更没有如此严肃郑重地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显然，我们有着比你更有利的观察中国的角度，然而我们却丢失了眼目的明亮和心灵的敏锐。

也许这是因为，你在涪陵时，27岁，而你的同龄人，更多地是在为一份体面的生活而忙碌奔波，努力在自己的祖国寻找足够的安全、尊严与幸福。一种尖锐却厚实的现实主义裹挟着我们，使我们无暇顾及更多。

——你的读者，新京报记者朱桂英

中国邮政 2012.3.13

我们必须对自己有信心

初到涪陵，你曾惊诧于这里的滞后。破落、拥挤、肮脏、吵闹，你在街上走一圈，擦鼻子的纸巾会变成黑色，喧闹之声会在你的耳际久久徘徊，让你苦恼。这里的人们，为生活紧张地拼搏着。

当你在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时，我不知道是他们的艰辛触动了你，还是他们的忍耐让你印象深刻？

涪陵悠长的历史，并没有被那里的人们所尊重。在一个昂然追求现代化的国家，过长的历史，只会让一座小城显得笨拙。所以，你曾为三峡工程担忧，怕那些历史的痕迹就此消失，那里的人们却愉悦地想象着未来的生活，有明亮的房子和干净的街道；你思考着巨大的水利工程的价值与意义，并在历史中寻找前因后果，他们则觉得迁移是改善生活的机遇，并为此感谢政府。

他们告诉你，一个老百姓，没有责任思考社会重大事件与政府的决定。于是，你幽幽地写下这句话：“作为老百姓，那是最大的好处。”你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变迁，而身在其中的人们却不解其意。

唯一可以安慰的是，你说的情况是十多年前的，而现在，中国的公民意识在增强，也许很微弱很缓慢，我们必须对自己有耐心。

有一种任务是打破脑中的禁锢

让你觉得疑惑的是，起初你的学生写作文，居然认为你的眼睛是蓝色的，而事实上，你每天都用褐色的眼睛看着他们。一个生活的细节，往往是一个社会的隐喻。你随后便发现，在一些问题上，周围人们有着一致的观点，这些观点，不是独立思考判断的结果，而是教育预存在他们头脑中的，他们的“理所当然”，是尚未熟悉中国文化的你的迷惘。

现在读着你的文字，我们为所有的“理所当然”感到难过。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如此美好的东西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，不是你比我们更智慧，而是你有思考学习的习惯，我们则养成符合规则地思考的习惯。规则的制定者，正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在从小到大的教育中，寻找正确答案，长大后遇到问题，便会自觉要求自己给出的是正确答案。

有趣的是，你在你的大学时代，听了太多评价莎士比亚的陈词滥调，却在中国一座偏远城市的大学里，听到新鲜的说法。你在这一点上，和你的中国学生一起成为陈旧规范的逃亡者。人与环境有一种相互的塑造，我想，你的学生会为你带入的新东西而感谢你，你也会为在中国收获新的自己而心怀感恩吧。

你对中国“重教”的认识，是个美丽的误解

在中国一座偏僻而且封闭的小城市里，当一个外国人很不容易，在涪陵更是如此。十多年前，那里基本不会出现外国人士。当你走在街上，会有人冲你大喊大叫，把一些不善之词抛向你，只因你是外国人。一个两岁的小孩子，见到你会害怕得哭泣，在电视上每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大叫你的名字“霍伟”。

你曾觉得伤心，因为没有得到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尊重，但你发现，当人们得知你是教书的老师，态度就发生了转变。与此同时，你也发现了当地人对教育的尊重。你甚至为此感动，因为你仅仅因为教师的身份，就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。

一个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几乎每一条街道上，都会有一个孩子在写作业。你用文字记下了这样的场景，因当地人对教育的尊重而敬重他们，并且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地方教书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

但是，这种尊重不是对知识与真理的尊重，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期待。彼时人们只是相信，通过教育，可以改变人生，可以过更好的生活。十多年之后，当大学毕业生就业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人们对教育的信任，就发生了动摇。寒门子弟，前景堪忧，甚至出现了教育无用论。也许，你后来也发觉了这一点。

私人记忆会带人重返真实的历史

你的很多读者在你的书里，读到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，他们为此兴奋喜悦，感谢你打开了一扇窗口。

照理说，一时代之人，对最切近的历史，印象最深也更立体。但是，你却在自己的学生中发现了历史记忆的失序，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当代史很陌生，八十年代、七十年代、六十年代，中国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并不清楚。而对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仿如亲历，因为这是历史高考的重点之一。

你发出的感慨，让我们再次惭愧。你说，如果一个国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居然对切近的历史没有清晰的概念，也很可怕。

是的，这是危险的失序，如果不知道昨日的历史，何以获得对当下生活的理性判断？不过，你很快发现，这种失序属于集体记忆的范畴，当你让你的学生写写自己家庭的记忆时，他们笔下父辈、祖辈的故事，足以支撑起他们对过去历史的真切认知。在回忆自己最亲近的人的过往时，他们脑海中的限制不再起作用。在集体失忆的地方，总有私人记忆填补荒芜。

故乡的美丽与离乡的忧愁

涪陵附近地区的山水都很美。这是我们通过你的眼睛看到的。你一个人背着帐篷和重重的旅行包，走在罕有人迹的陌生山水间，与遇到的乡人交谈，乐颠颠地想自己可能是唯一一个穿越那片山水的外国人。

我们被你的文字打动，被你背包客的形象打动，但不免忧伤。在中国，伴随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，是人们对故乡的背叛。我们中很多人，自觉逃离在土地上劳作的命运，跑向城市，跑进物质繁华之地。在你看来是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在他们看来是穷山恶水，是扼住命运的重负。

明媚的阳光下盛开的油菜花，正在茁壮成长的小麦与水稻，你眼里的美丽，在当地人那里是艰辛，在一些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眼里，则是遥远的但不愿再回去的记忆。正因为这些地方的偏僻，才让你感觉到不被人为侵扰的自然之美。

你看到乡人脸上的微笑，会觉得他们有一种快乐，你把在山里种地看做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。当然，你知道你眼里的自由与文化，是他们的苦难。

而我们读着你的文字，感到心痛的是，为何我们不能坚守美丽的故土？事实上，你的《江城》出版之后，很多人将其看做是一本旅行指导书，但是，山水之美为更多人所知，并不能改变人们逃离土地的欲念。这是中国式的困境。

不信任是你不得不经历的

在你已经学会用汉语和当地人交往的时候，在你学会用方言创造娱乐气氛逗人们开心的时候，当你指着自己的鼻子自称“洋鬼子”以收获对方快乐笑声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获得信任。你不受信任，不是因为你品质上的缺陷，而是中美两国、两种文化间的偏见。

你和路人偶然的交谈，往往变成重大的外交事件。人们会问你对中国的看法，对资本主义的看法，对美国的看法……不同的人问你，期待的是相同的答案。而这答案，显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思考的需求。

无法与人坦诚交流，一直困扰你。你的同事不敢与你走近，有时邀请你去家里，往往在最后时刻取消，原谅他们吧，那时，与你交往，是一个政治事件。

现在，涪陵的一部分已经淹没水中，而人们正读着你的书，思考着你所呈现的真实。你的书在中国出版后，那么多人信任你的观察力与判断力，那么多人尊重你在书中的观点，两相对比，不知你作何感想？

复信为盼，祝一切好

朱桂英

2012.3.13 于北京

责编 曲飞 美编 倪萍 责校 刘苏